

6
10

宋趙彥衛著

雲麓漫鈔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宋 趙彥衛著

雲麓漫鈔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雲麓漫抄卷之一

宋 景安趙彥衛撰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神厨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高本朝樞密本立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金鼓是為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為義始不一矣

唐人多稱使郡守一職也以其領兵則曰節度治財賦則兼觀察以至河堤處置功德之名故楊國忠領四十餘使下逮州郡莫不然其名猥雜本朝多稱官如提領官參謀官檢討官參議官考校官覆考官詳定官參詳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則有通引官專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則有散從官流外有剋掙官陰陽官軍校有董官天武官之號推其原亦本於唐

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

后傳所謂赫蹠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重不
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縑帛。字蓋從系云。故今人呼書曰策子。取
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江南行簡處州作藥版而髣髴古制。盧仝詩云
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絹斜封三道印。豈唐人又曾用絹封者耶。
靖康元年趙子滌知寧陵縣。徽宗既遜位。過亳州燒香道由其邑。賜金帶。趙時服綠
許於綠袍上繫。

盤庚將治亳。商三篇之書。諄諄訓誥。既言其不得已。又言諸臣之先以誘之。三代之
臣皆世族大家。枝葉扶疎。根株盤固。如魯三桓。鄭七穆是也。本朝尚科舉。顯人魁士
皆出寒畯。觀此可見世家氣象。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石長空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
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
目曰困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
前缺廿六字之。字三予茲格於上下。光被八幽。蠅飛螻動。無不歸仁。是故。字十賂。字七
字上尊。字六靡不違假。民用丕作。於是。字二丞相。字二太常。字二奉迎。字六率禮備。

義尊敬

九字十宮

四字廿

所臨徘徊西巡遂基大宮王燭

三字

澤

一字

清萬民子來不日

字六

延頸跂足

字二

來庭柔服以仁

字四

日昃不暇

字一

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

根數世陵遲大絲未光闔立東觀

字三

言建論墳典未詢微聞窮神極化無幽不闡

舉逸遠倭寬罪宥刑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

字二

朽枯上天感應

字四

踐阼

初升特發神夢膺受錄圖玉璽啟自神圖神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

人星見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被宮闕顯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鳳龜

龍銜圖負書三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鸞彩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麀白鹿白兔三

十有七白雉白鳥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鳥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鸞二十有七神

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

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拱璧琉璃三十有六大貝餘眊餘孕七十有五大

寶神璧水青殼三十有八玉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菴夏祝神鬲三十有六

石室山石門石印封石羊

字二

石

字二

天識彰石鏡光者一十有七神

字一

頌歌廟

靈

字二

者三

字一

石

字二

湖澤門道應識合謠者五神

字二

僮雲母神女告徵表祥

者三十有七靈夢啟識神人授書著驗

字二

者十祕記識文玉版紀真者

字一

玉璽

玉印文采光發者

八字

玉琯玉璣玉琬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三十有三玉尊玉

盃玉盤玉罍清潔光朗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

字

一壹言天平地成天子出東門鄂

者四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啟緘發事興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生

之倫希古所覲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

取訾之舍日惟重光太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乎震因易實著遂受上天玉

璽文曰吳真皇帝玉質青黃解理洞徹拜受祗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

乃以柔兆涸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

沈大尉瑒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

皆直晃昌國史瑩囊等僉以為天道玄默以瑞表真今衆瑞畢至四表納貢幽荒百

蠻薄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

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丘信

中郎將

臣

蘇健所具文大槩言符瑞初無可取故備錄之以見皓之妄有日矣

韓退之南溪詩據張籍祭文蓋絕筆於此當時同集者賈島集中有同韓侍郎泛南

溪詩籍詩坐有賈秀才蓋島也二公實同為此遊二集可互証也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鼗鼓鼓軍事鼗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鼗鼓兩面鼓也鼗鼓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故樂府用其說乃作一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擊所謂兩面者但以兩頭有革者便為兩面則鼗晉與鼗鼓無別矣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由言八枚六枚四枚按周禮譌人為皋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鼗鼓是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鼗折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面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卑有鼗折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為據何耶

古有九州秦漢分置郡縣東漢志仍以九州總之唐改郡為州統以十二道使本朝多仍唐舊有一州而四名者如會稽郡名越州名紹興府名鎮東軍額有一郡而三名者如吳郡名蘇州府又名平江有一郡而二名者如毗陵郡又曰常州之類是也又有名交互而難別者如潁州曰順昌府許州曰潁昌府之類

祖宗時三衙軍兵每年揀汰下諸郡養皆優其祿諸郡亦得以守倉庫紹興中沿江大屯倣此淳熙間劉邦翰侍郎乞祗汰見在本軍給半糧自是諸軍始有老弱之人

而親戚亦多。遂有食不足之嘆。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為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為多。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

唐書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儀。

儀制。宰臣使相出使到闕。百官城外相見。贊請對拜。前期差知班申。如不判請。不集字。即申三省及報百官。元祐元年四月。文潞公以致仕官不敢依儀制。有旨特許書判字。

國朝例。崇政殿試舉人。景福殿考覆。自熙寧後。以逐殿增置。內帑庫屋難以就置。幕

次遂移於集英殿

見哲宗御集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云。短書出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義之書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事也。啟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眾者。為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危。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人背危。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危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參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為危。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壘者。則指云。此背危也。故韓兵用以名軍。危即壘。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朱勔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觀之。但見憩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僧

頗周給之。其子勔有幹材。蔡太師憇平江。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窰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為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為器。分遺後宮。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勔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旨。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矣。是冬。金人入寇。勔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衣皂衫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坐帳中。續又問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盂伽裟。至親著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太半為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已將寺之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

盡折去。窻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拆悉取去。道流禿氣矣。靖康初。勔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當塗當水陸之衝。素無城壁。建炎三年八月。得旨初築。時先公為呂丞相辟。督其役。儒林郎當塗令鐘大方。朝散郎知蕪湖縣周方將。朝散郎繁昌丞趙士廡。主部夫儒林郎司理叅軍王儔。都壕寨。欲以閏八月五日興工。七月二十九日。賊劉犯城。十一月十八日。金人渡江。遂併力興築。凡役夫一萬餘人。用夜叉任木等五十餘萬條。城成。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高三丈。門樓月城馬面敵樓悉備。開壕闊十二丈。深二丈。四年正月旦。賊盧進領兵據蕪湖。二月。邵青張琪踵至。七月。崔增圍閉一十七日。至紹興元年五月十六日。青領單德忠孫立魏義間在。驅衆數萬。駕大小戰艦數千。直入姑溪河。布兵圍城。剗硬寨。開河水以沒堤。掘斷援路。地方二百里。發火焚民居。掠鄉民三千餘人。沿江採青薪疊疑道。二賊首執刀杵驅逼。稍緩即斬首。以屍疊路。一日與城平。下瞰城中。射火箭燒樓櫓。執孕婦十有二人至城下。剖腹取胎以食。自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晝夜攻擊不息。用雲梯三稍五稍。大炮百餘座。天橋對樓。鵝車洞子。四面填壕。志在必得。先公召募長槍敢死士下城。四壁劫寨。乘東風急。發火燒賊。

壘慢道風猛火盛延燒賊炮鵝車洞子雲梯賊救接不暇驅強壯無殘疾鄉人衣以錦繡巾裹擁至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轉西風反燒樓櫓官軍劫中寨賊連夜接戰殺死賊兵不計其數頭頂賊首往往中箭炮昇歸及相度得姑溪河水面高於賊營遂於二十六夜募軍民下城決河水勢湍急湔浸賊寨計窮遂於二十七日申時拔寨順流而去凡守禦十有二日是時先公中流矢得歸朝人叅議馬觀國萬金良劑即裹瘡巡城士氣鼓作卒保一城生聚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廟御坐寺僧師顏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講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謠言天子航海東來泊金鼇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衣戰袍步自金鼇入寺有黃領者坐頃之問寺有素食否時方修歲懺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講主復擲園蔬毛以薑鹽進之有旨取一內人乃借民間小竹輿乘之以來立語良久復令登舟晚遂復幸金鼇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復航海幸金鼇又留八日忽聞六軍皆呼萬歲捷書至也於是航海由四明還紹興李正民侍郎來桴錄云己酉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十五日大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國縣二十

六日移舟之溫台。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為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杭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六日得張俊奏云。二十八二十九日。正月二日。凡三遇敵。殺傷相當。八日。張忠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十八日。移舟離章安。十九日晚。雪雨又作。二十日。泊青隲門。二十一日。泊溫州港。國史載此事。皆在四年正月。與顏言不合。然今歲懺。皆開歲乃修。則顏所記誤耶。金鼇蓋一獨峰。坡陀爵茂。若鼇背然。正與柵浦相對。兩渚之間。略辨牛馬。東看海門。雲飛波翻。渺然無際。山頂有善齊寺。與夫祥符塔院。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高廟覽之。以為詩識。求其人不可得。御坐一竹倚寺僧。今別造以黃蒙之。壁間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坐右圖。不著姓氏。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字皆章草。朽敗不可詮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十石守丞廷義縣令三

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匹。驢二百頭。日給內侍
梁師成得之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賦其祕
古堂云。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草。蔡邕新吳出也。得其模本示余。按章草
今在世益少。惟急就章見在并諸帖所傳耳。然急就轉模失真愈遠。官帖章草皇象
索靖等書。與張芝所珍鵝雀賦。又率是贗作。黃長睿已嘗辨於東觀餘論。然則此
檄當為今章草第一也。米元章淮鱗帖卷內稱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
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由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
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
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
則此法掃地矣。但檄文討羗歲月與史不合。此史誤無疑。黃長睿已詳辨。不復述。急
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今云符到奉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
述。

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為德而君天下。屬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位。見食於蝦蟇。
盧仝月蝕詩。蓋用此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

死又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暘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

清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脂糾製以紅藍汁凝而為之。以賜宮人塗之。號為桃花粉。藍地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蘇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國亦有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為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殖。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方有焉支山。山多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燕脂。本草。紅藍花堪作燕脂。生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云。黃藍張騫所得。今滄魏亦種。近世人多種之。收其花俟乾以染帛。色鮮於茜。謂之真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紅花。以染帛之餘為燕支。乾草初漬則色黃。故又為黃藍也。史記貨殖傳。若干畹。卮茜。徐廣注云。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亦黃也。又知今之紅花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謂之烏紅。係用蘇木棗木染成。非古之茜矣。

江海之有潮。長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為海鰐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為

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為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峙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晝此所以

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且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日。

世目狀元第二人為榜眼。第三人為探花郎。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便著被袋篋子。驟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關。闕即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同。一作國樂至暮而散。次即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為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